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六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汪兆昺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六

雍正五年四月

上諭四十八道

初一日奉

上諭大學士富寧安在

聖祖仁皇帝時宣力多年清操素著領兵邊塞十有餘載備極勤勞自朕即位以來見其辦理軍務恪慎周詳及簡

任大學士公忠誠實靜正和平甚屬可嘉著加太子太
傅以示優眷

初二日奉

上諭近來獲罪人犯報稱病故者甚多從前德麟係內務
府管轄之人犯罪應死尚且逃匿於外今各省遠方獲
罪之犯報稱病故其虛實未可憑信向後犯人病故著
該管官員出具印結並行文本人原籍令地方官稽查
倘有詐稱病故希圖漏網者日後發覺分別從重治罪

又議政王大臣等奏吐魯番回紇白斤白克奏請仍照從前每年差四人來京請安進貢之處應不准行奉

上諭爾等所議不准吐魯番人等來京甚是但止令升柱遣回紇人回去而不言其故所見甚小辦理天下事務莫貴於誠理應以誠實開導曉諭之曰前策妄阿喇布坦無故來侵哈密又騷擾西藏

聖祖皇考將沿邊官兵兩路分發原欲直搗準噶爾之巢穴

以彰天討而

皇考仁愛寛大又惟恐大兵直至彼處害及羣生故將大兵暫駐邊界之處若策妄阿喇布坦自知悔過不生事端具奏請罪則邊疆之事自可定議完結如不知悔過仍然生事自取罪戾必加天討破其巢穴因爾吐魯番當進兵大路大兵前進必由爾吐魯番經過若不先取爾吐魯番斷乎不可故取吐魯番留兵防守以保護爾等後策妄阿喇布坦悔過輸誠極其恭順遣使根敦博羅

虎爾哈特來請罪及朕即位仰體
聖祖皇考之心仁愛羣生即將大兵撤回撤兵之後策妄阿
喇布坦或以爾等歸順天朝尋隙生事將爾等騷擾亦
未可定內地相隔甚遠一時不及發兵保護朕軫念爾
等曾降諭旨爾等內有情願隨大兵同來者任其同來
故托克托穆木特移來內地安居樂業爾等想已聞知
今邊界之事雖未完結而大槩已定嗣後策妄阿喇布
坦若果凡事恭順安靜守分則已若又借端生事朕發

大兵前去勦滅準噶爾之時又不得不取爾吐魯番矣今爾等奏請仍照前差人來京凡外番部落人等請安進貢從無禁止之例今所以不令爾等來京者誠恐策妄阿喇布坦騷擾爾等正為爾等計耳爾等吐魯番非準噶爾一類乃係別部落回紇爾等如云遣人來京之後策妄阿喇布坦聞知即便發兵亦不畏懼可以保吐魯番萬無一失朕亦不禁止爾等之人仍照從前差人來京行走但恐將來策妄阿喇布坦倘或用兵騷擾爾

吐魯番之時爾等雖欲奏報內地相隔甚遠大兵一時不及救援也著行文與升柱元濟音額敏等將此譯出回紇字樣曉諭吐魯番之回紇白斤白克等知之

初三日奉

上諭托時向在軍前為允禵用人又夤緣年羹堯屢次薦舉朕因其人稍有才具故屢加擢用至於侍郎從前辦事奏對錯悞乖張之處甚多朕皆寬宥訓導看其為人機械甚深朕時加教誨終不悛改今日引見人員並不

預備綠頭牌及朕詰問乃奏稱已於摺內開寫等語吏兵二部凡引見人員摺内開明履歷仍用綠頭牌以便揀選此一定之例也今托時既不預備綠頭牌又奏稱摺内已經開寫其意以朕未曾看伊奏摺耳凡一應章奏朕無一字不加詳看托時不自引咎反欲歸過於朕情殊可惡朕復加教誨毫不愧懼置若罔聞故嚴加責懲使知悔悟恐無知之徒謂朕箠楚侍郎妄生議論朕深知大臣可殺而不可辱不宜箠楚但托時為允禵用

人營求年羹堯薦舉在朕前又如此傲慢雖革職拏問治罪亦無不當所以不即斥革治罪者因伊係朕院内生長之人後進童稚才尚堪用故治以家法以示懲創如仍不改悔朕自以國法治之也

又吏部將會試下第舉人挑選各省教官引

見奉

上諭教官有董率士子之責果能實心訓導使諸生讀書循理無佻達囂凌之習則齊民有所觀法風俗可望淳

厚所關非淺鮮也乃向來教職因循偷惰全不以教訓為事朕屢頒諭旨而積習如故因於爾等下第舉人中擇文理明通者引見命往論爾等科分名次尚非應選之人朕加恩特用務須勉力供職加意訓誨六年之内如果著有成效督撫題薦朕格外加恩如仍前怠惰有負職守經督撫題參朕不姑容也

初四日奉

上諭打牲烏喇俱係内務府佐領之人不可令船廠將軍

兼轄每年著令乾清門侍衛一員內務府官一員與該處總管同辦事務其三姓地方甚屬緊要與將軍處相去甚遠止有協領辦事若事件有悞並無接辦之人著添設副協領一員授為從三品與正協領一同辦事於事大有裨益

初五日奉

上諭嗣後凡朕交議條奏之事若與從前他人條奏議覆事內或相雷同或相彷彿其彷彿之中又有稍異者著

將曾經議行未經議行並應否議覆之處口奏請旨或令議覆或將奏摺撤回朕再降諭旨若不奏聞祇稱從前議過應毋庸議等語是何道理著大學士等傳諭各部院堂官并八旗大臣等

初六日奉

上諭國家設立寶源寶泉二局鼓鑄制錢原期充足流通以便民用乃鼓鑄日增而錢文不見其多錢價不見其平民間甚為不便朕再四思維必有奸偽之徒銷燬制

錢造作器皿以貿利於已而貽害於民者向已屢經申飭上年又經九卿會議凡黄銅器皿除樂器圓鏡戥子外其餘不准使用民間所有銅器悉令交官給與價值朕令先試行於直隸八府及各省督撫駐劄之省城無非欲杜燬錢之弊而清其源也乃立法甚明而玩法者尚衆昨步軍統領阿齊圖現於崇文門外拏獲銷燬制錢之人朕思近在輦轂尚有此違禁射利之徒則鄉邑偏僻之地可知矣現今稽查甚嚴尚有此愍不畏死之

輩則從前未曾嚴察之時更不待言矣此獘不除則錢文何以得充民用何由得裕著直隷總督嚴飭各地方官密行緝拏毋致潛藏以為民患如有怠忽疎縱不行查出者或被旁人首告或被京中番捕緝獲定將該地方官照溺職例革職至於銅器交官給價先試行於直隷八府及各處省城其餘各府州縣地方一時難於通行故尚准其使用然朕細思之既准其使用又復任其打造貨賣則將來仍滋弊端於事無益著該督撫通行

禁飭嗣後各處鋪户人等不得製造黃銅新器出賣與人違者照例治罪如此則銷燬制錢之弊可除而錢文可以常充實便民利用之道也

又奉

上諭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福建六省道路甚遠命往試用舉人俱係揀選引見之員嗣後各員經該督撫題補者不必令其來京著具題補授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江蘇巡撫陳時夏奏吳運祥毆

死大功服兄吳聖擬斬立决奉

上諭此本内吳運祥供稱甫出已門吳聖持石拋打吳運祥情急還毆等語如果所供是實則吳運祥被毆情急還擊致斃情尚可原但係吳運祥一偏之詞未有確實証據其或畏罪狡供亦未可定著該撫審明具奏

又雲貴總督鄂爾泰奏報勦平猓賊奉

上諭據奏猓賊聚衆妄行大干法紀其倡亂要犯刁如珍等五十餘人及助惡諸兇百餘人悉已擒獲招回土民

三千餘户知道了在事官弁奮往効力殊屬可嘉著交
該部議叙其被傷官兵著鄂爾泰查明分別優䘏刀如
珍等交與該督撫提督等嚴審定擬具奏
初七日兵部議准福建總督高其倬奏請拔委千把
總奉
上諭此本内但議稱拔委千把令督撫提鎮驗看造册報
部等語其如何考察功過分別賞罰之處並未議及甚
屬疎漏著再議具奏向來軍政之年該管官員往往以

千把等官叅劾塞責似此微弁優者可以隨時拔用劣者原係咨部黜革何必待五年軍政之時嗣後著將千把總於軍政内舉劾之處停止

又刑部議覆叅革高安縣知縣鄭勛大斛徵糧奉

上諭鄭勛先經該撫叅奏私置大斛徵收漕糧革職究審今既審明並無多收斛面貪婪入己之處是此案已無情獘朕前已經降旨今部議仍稱本案已經革職照例免罪不合著查明具奏

又直隸總督宜兆熊等条奏平鄉縣知縣趙道元私派案內行賄過付之典史陳棟元奉

上諭陳棟元著革職其趙道元私派里民因事行賄情由該督等一併嚴審究擬具奏知府色爾特拒絕賄賂不徇私情據實揭報甚屬可嘉若上司官員俱能似此秉公舉首則夤緣請託之風可以永杜而吏治可以澄清色爾特著議叙並將此著為定例

初八日奉

上諭從來為政在乎得人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蓋賢材登進在位者多則分猷効職庶績自能就理而民生無不被其澤也朕即位以來加意旁求凡所以延訪擢用之道無不備至如現任官員及候補候選科目諸人每特令薦舉遴選引見廣開録用之途冀收羣策之力又念各省學校之設原以養育人材爰命學臣保舉賢能升聞於朝以備任使乃直省學臣所舉人數不多又或草率塞責不能副得人之實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古者取人之法惟鄉舉里選合於三代之制今直省府州縣學貢生生員多者數百人少亦不下百餘人其中豈無行誼醇篤好修自愛明達之士乎著知州知縣官會同各該學教官將府州縣學之貢生生員内居家孝友行己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者秉公確查一學各舉一人於今年冬底申報該上司奏聞請旨其或僻遠之地中學小學實無可舉者令知縣教官出具印結該督撫查實奏聞朕因廣攬人材舉此曠典所以黜浮

華而資實用州縣教職等官為一方師長選賢薦能乃其專責倘敢有輕忽之心虛應故事濫舉非人者定照溺職例革職若或徇情受賄則又當重治其罪八旗之滿洲蒙古漢軍亦照此例將人品端方通曉漢文者著該佐領各舉一人如不得其人之佐領亦具印結令該都統彚齊奏聞請旨庶使潛修篤行之士得以表見而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

又奉

上諭今日兵部議奏
陵上防禦官員事件甚屬錯悞且將朕前此所降諭旨遺漏
朕詢問查弼納查弼納認罪免冠叩首黄國材楊汝穀
胡煦亦免冠叩首此事由蕭永藻陳奏前來原係清字
奏摺及兵部議覆亦係清字本章並無漢文漢官亦未
列銜此乃查弼納專辦之事黄國材平素通曉清文又
署理尚書自不得辭其錯誤之咎而楊汝穀胡煦以全
然不知之事與己毫無干涉者一同認罪何也夫以全

無干涉之事在朕前混行認罪則出外必向人訴其屈抑轉覺諸臣之受過皆由他人連累而朕平時之督責申飭諸臣者多非本人之咎也事君之道惟有一誠朕何日不訓誡諸臣望其各矢誠實之心屏去隨聲附和之習倘朕降旨切責時果非本身之過即當據實陳奏方為誠心事君之道今以全然不知之事隨人認罪免冠叩首是為不誠不誠即為不忠豈朕之所望於爾等者乎夫一時貌為恭謹者即將來怠慢不敬之端也不

當引咎而信口應承者即退有後言之漸也此等皆難
逃朕之洞察惟有君臣之間各秉實心盡去假相方可
以正人心而端風俗勉之勉之

又

諭戶部豫省旗丁月糧康熙五十四五十六兩年遇閏加
增一事從前屢經部駁不准開銷昨張大有具題前來
爾部准其支給此乃據理而行並非瞻徇情面或有所
請托而然也各省錢糧奏銷案件從前屢經部駁而近

日議准歸給者甚多在部議實出秉公但恐無知小人妄生異議或有奸胥猾吏乘此機會借端撞騙均未可定若不明白指出未免啟疑竇而滋弊端嗣後若遇先駁後准之案爾部議覆之時可將某年誤駁之處載入本中如明有情弊不合例處亦聲明交該部察議如此令中外曉然明白如再有不安本分私自營求被人愚弄者一經發覺定將與受之人俱重治其罪

又

諭內閣九卿等近聞外間議論有謂塞楞額署山東巡撫事務精明嚴刻者既加以精明之譽復加以嚴刻之譏此皆由於塞楞額莅任以來實心辦理數事而宵小之人不得自便其私故造作此語遠近傳播欲使塞楞額聞之怠其整頓積習之心且使衆人聞之沮其急公効力之念也試問塞楞額所辦之事歷歷可指何者過於嚴刻如山東當日捐納羨餘銀兩各官分用之項黃炳議於蔣陳錫一人名下著追塞楞額奏請分晰確查以

清多年未結之案此可謂之嚴刻乎何國宗等奉差山東其所支用盤費俱係地方公項塞楞額有察核之責不得不據實奏聞亦可謂之嚴刻乎濟南倉穀減價平糶以濟貧民而經歷石為壎任意濫賣與射利之徒塞楞額參劾究問此亦可謂之嚴刻乎葛斗南詳稱鹽院馬立善有索取鹽商銀兩之事塞楞額奏聞請旨此亦可謂之嚴刻乎蘇努之子魯爾金係獲重罪之人今免死安置山東輒敢縱容家人出入無忌塞楞額畧加管

東此亦可謂之嚴刻乎山東虧空流抵一案展轉拖延多年莫結塞𢬵額請將經手官員内現任者於任内著追候補者於補官之日著追革職告休病故者𢟪恩豁免此亦可謂之嚴刻乎况朕以公平之道用人行政臣下若有嚴刻之心朕無不洞察切加訓誡令其悛改又豈肯容臣下行嚴刻之事乎即以朕近日之政事畧舉數端言之李衛叅奏李維鈞將僕婦為妻一事朕謂其過刻不合大體諭部不必議覆此尚可謂朕喜嚴刻乎

傅敏奏稱湖廣鹽規銀兩先經楊宗仁裁去而後任各官暗中收受部議請令一一查叅朕降旨寛免此亦可謂朕喜嚴刻乎趙弘燮名下應追銀兩未完該撫石文焯請將伊子世職革去以便嚴追朕特降旨豁免此亦可謂朕喜嚴刻乎陜西省違旨捐解俸工銀三萬餘兩該撫請於胡期恒諾穆渾等名下追出入官朕以此項既不給還本官本役則不必復行追取此亦可謂朕喜嚴刻乎凡文武官員始初被叅之時革職發審者及審

無情與該部往往以已經革職無庸議具奏朕俱再三詳察恩准開復此亦可謂朕喜嚴刻乎四川省教官胡鎔等誤將生員造入病故册內該撫請將教官革職究問朕察其無獘特予寛宥此亦可謂朕喜嚴刻乎兵部議稱大同太原二鎮防汎兵丁若有酗酒賭博者將專汎兼轄等官定以革職降調朕原情度理特令改輕此亦可謂朕喜嚴刻乎又兵部以都統綽奇等奏摺遺漏列名將都統綽奇副都統馬蘭泰董吉納三人議以革

職交刑部朕以其議處太重特降諭旨切責此亦可謂
朕喜嚴刻乎范時繹以南匯縣失盜一案文武官所報
人數不符遂以知縣勒減盜數題請革職將臬司一併
叅劾朕以失盜之初豈能確定人數諭令詳查此亦可
謂朕喜嚴刻乎又如吳禮布叅劾愰班之章京夸岱叅
劾愰班之侍衛朕俱曲體其情而寬恕其過此皆可謂
朕喜嚴刻乎其他與此相類者不可勝數朕嘗言治天
下之道用恩用法務得其平夫平者即聖人之所云因

物付物故謂之嚴不可也謂之寛亦不可也如人言塞楞額精明嚴刻此四字即自相矛盾既云精明則所懲治者必當其罪安得又有嚴刻之誚乎倘為人臣者廢國家之法以博寛大之稱聽無稽之言遂改其供職之素則因循苟且國家之事必致廢弛而造作浮言者將自謂得計益肆其伎倆而無所底止矣朕因偶有所聞故將其中情獘指出曉諭爾等知之

又

諭內閣九卿等今日為佛誕之期恰遇西洋國使臣上表稱賀兩事適然相值故於在廷諸臣奏事之暇偶將朕意宣諭爾等知之向來僧道家極口詆毀西洋教而西洋人又極詆佛老之非彼此互相訕謗指為異端此等識見皆以同乎己者為正道而以異乎己者為異端非聖人之所謂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豈以異乎己者槩斥之為異端乎凡中國外國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異端也如

西洋人崇尚天主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故曰萬物本乎天此即主宰也自古以來有不知敬天之人乎有不敬天之教乎如西洋教之敬天有何異乎若云天轉世化人身以救度世人似此荒誕之詞乃借天之名蠱惑狂愚率從其教耳此則西洋之異端也朕意西洋立教之初其人為本國所敬信或者尊之如天倘謂立教之人居然自稱為天主此理之所無者也釋氏原以清淨無為為本以明心見性為功所以自修自全之道

莫善於此若云必昧君臣之義忘父子之親棄置倫常同歸寂滅更有妄談禍福煽惑凡庸藉口空門潛藏奸宄此則佛教中之異端也儒者守先王之道讀聖賢之書凡厥庶民奉為坊表倘或以詩書為弋取功名之具視科目為廣通聲氣之途又或逞其流言邪說以動人之聽聞工為艷詞淫曲以蕩人之心志此則儒中之異端也即如巫醫二者雖聖人之所不棄然亦近於異端而巫以祀神祇醫以療疾病皆不得不用者至村巫誇

人為非庸醫傷人之命此即巫醫中之異端也安可因其異端有害於人而不用藥乎不獨此也即一器一物皆以備用乃位置不得其宜或破損失其本體便成異端矣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某之禱久矣蓋子路之禱異端也夫子之禱正道也同一事而其中之是非邪正分焉是者正者即為正道非者邪者即為異端故所論只在是非邪正之間而不在人已異同之迹也凡天下中外設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親奬善懲惡戒淫戒

殺明己性端人品為本務者其初創設之人自然非尋常凡夫俗子必有可取方能令人久久奉行也至末學後人敷衍支離而生種種無理悖謬之説遂成異端矣與其教有何涉乎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如蘇努之子烏爾陳等愚昧不法之輩背祖宗違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豈不怪乎西洋天主化身之説尤為誕幻天主既司令於冥冥之中又何必託體於人

世若云奉天主之教者即為天主後身則服堯之服誦
堯之言者皆堯之後身乎此則悖理謬妄之甚者也西
洋人精於歷法國家用之且其國王慕義抒誠虔修職
貢數十年來海洋寧謐其善亦不可泯蒙古之人尊信
佛教惟言是從故欲約束蒙古則喇嘛之教亦不輕棄
而不知者輒妄生疑議乃淺近狹小之見也總之天下
之人存心不公見理不明每以同乎已者為是以異乎
已者為非遂致互相譏誹幾同讐敵不知人之品類不

齊習尚亦不一不能强之使異亦不能强之使同且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惟存其長而棄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所長則彼此可以相安人人得遂其用方得聖帝賢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

初九日吏部等衙門議覆東光縣知縣鄭三才條奏各款奉

上諭鄭三才身任東光縣知縣其所奏必有確知灼見伊既稱泊河通判兼轄數縣一身難於廵查差役又滋需

索等語部議交與該督撫嚴行查禁督撫所轄地方遼
濶此等細事恐難周知或應添設官員分任其事或應
交與巡察御史稽查之處著直隸總督等定議具奏又
鄭三才奏稱東光縣地棍紳衿把持包攬挾制官府拖
累平民弊端種種自必實有其人著直隸總督等嚴行
約束該巡察御史亦令稽查以儆刁風

初十日雲貴總督鄂爾泰奏開化府與交趾分界事
宜奉

上諭新立邊界地方自應增兵彈壓鄂爾泰所奏甚是但只設兵丁百名恐尚未必敷用著行文詢問鄂爾泰若此地不便多設兵丁恐安南王疑懼則照所請設立百名若因三營官兵不便多撥故止請百名之數則不妨再增百名招募充補著鄂爾泰酌量定議具奏

十二日宗人府衙門議奏允祴於禁所藏埋魘魅歴供不諱又供出與阿其那共為不法應立正典刑奉

上諭允祴生性貪汚昏昧為阿其那塞思黑所欺誘聽其

指使朕恐其在外妄行致獲重罪故將伊禁錮以保全之伊在禁錮之處仍敢行魘勝之事經伊太監供首伊亦自認不諱又將從前與阿其那等共為不法之事亦皆首出本應將伊即行正法但此等庸劣不堪之人不能為國家之害著免其正法仍舊禁錮

又刑部等衙門奏虧空錢糧之條革平江縣知縣楊世芳擬斬監候奉

上諭楊世芳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向來督撫等參

劾屬員貪婪不法及虧空錢糧等情始初參奏時似屬執法及至審結時則又聽本人巧飾之言為之開豁如虧空錢糧之案則指為預備軍需修理文廟城垣倉厫橋道等項又或揑稱民欠未完前官交代貽累種種虛詞不可枚舉無非借那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實至於萬難掩飾則以多者為那移少者為侵欺為之脱其重罪似此相習成風以致劣員無所畏懼平時任意侵欺預料將來被參亦不過以那移結案不至傷及性命皆

視國法為具文而虧空因之日多矣若諸臣之意以侵盜錢糧數滿三百擬斬立法稍嚴則内外諸臣不妨條奏寬其銀兩之數以期法在必行何必虚設科條陽奉陰違使小人生玩法之心乎布蘭泰所審楊世芳之案應入侵欺者即定為侵欺應入那移者即定為那移甚屬公當深為可喜朕前降旨令虧空被叅之員審有侵那二項者先完那移之項而後完侵欺之項蓋明知以侵為那之弊故不得不如此立法也若各省督撫皆能

如布蘭泰此案之秉公審結則天下劣員共知侵欺錢糧貪婪不法之罪不能漏網凛遵國憲而虧空之獘可除即先完那移後完侵欺之令亦可不行矣

十四日奉

上諭僧人皈依釋教自當恪守清規置身方外始為清淨之徒若干犯王章身蹈罪戾已為佛法所不容何得復稱釋教俾得藉以為非大清律名例内開載甚明而因循並不遵奉嗣後凡僧人犯法問擬斬絞發遣軍流充

徒枷號等罪者俱勒令永遠還俗至遣戍之所令該管官嚴行稽查其釋罪回籍者亦令地方官嚴行稽查不許復為僧人

又戶部議覆安徽廵撫魏廷珍叅奏霍邱知縣焦世爵等冒銷老婦銀兩交部議處奉

上諭魏廷珍既自行查出叅奏從寛免其交部議處嗣後督撫等有似此始初失於覺察後經查出即行叅奏者著該部將照例處分及寛免之處兩議請旨永為定例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原任巡撫王景灝冒銷修城銀兩照例治罪奉

上諭此案冒銷銀兩係年羹堯王景灝白訥三人應行分賠之項年羹堯家産既已入官則年羹堯應賠之項不應著落王景灝賠補王景灝才尚可用因受年羹堯之累遂罹重罪其本身應賠之項著勒限二年嚴行追補若於限内全完朕另降諭旨如再推諉遲延即照原擬治罪白訥為年羹堯爪牙生事納賄故發往西寧大通

城工効力今此案既有伊應賠之項著將白訥調回照
例治罪監追其城工著另請㫖修理至白訥在工用過
已貲若干著查核明白准於伊應賠項内扣除抵銷
十五日奉
上諭朕今年五十前已屢有諭㫖宣示諸臣不行慶賀之
禮昨楊名時南天祥奏摺俱稱今年進京慶祝萬壽朕
思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聖德神功際天蟠地當年五十

聖壽之時尚未允行慶賀之禮朕臨御以來雖時時有勵精圖治之念乂安海宇之心而實在善政善教可以造福於

社稷蒼生者何事堪以自信正當君臣交相儆勉期於有成又安可為此粉飾之事以滋煩擾乎朕之待下惟有一誠諸臣之事君果矢誠懇之念於隱微寤寐之中尊君親上如詩書所載元后父母之誼豈不勝於拜舞彤墀效稱觴祝嘏之儀節乎況一人具本奏請來京慶祝則

衆人亦必效法具奏焉有天下之將軍督撫提鎮俱離其職守而來京慶祝之理諸臣既無全來之理而又各具本章多此陳奏即朕所切戒之具文假相也於吏治民生有何裨益而為此乎外任諸臣俱不必具本奏請來京只照常年之例行若有因地方事務應來京陛見者朕自另降諭旨其各省耆民等若有欲來京慶祝者著地方官切止之高年之人長途跋涉未免勞頓非朕體恤之意倘違朕旨而來俱不許奏聞朕亦不加以恩

賜伊等若果有感恩戴德之忱何不訓誨子弟勸導鄉人使各為善良各務本業而乃僕僕道路以為報効朝廷即在於此乎再各省地方若有指稱萬壽建立經壇或聚集梨園諠譁縻費者此皆生事不安本分之徒誘惑愚人希圖財利尤宜嚴禁以杜浮囂詐偽之風倘地方有司不行禁止經朕訪聞定照欺罔之律治罪著將此通行各省並轉飭各府州縣咸使聞知

又奉

上諭千把總係微末之員若來京引見未免艱於路費前

朕已有諭旨將千把總交與該管上司加意甄別嗣後

若尚有劣員該上司自難辭其咎總河標下拔補千把

總向來有送部引見之例今著停止

又工部議准浙江廵撫李衛奏原任淮徐道潘尚智

家產應嚴查估變奉

上諭李衛奏稱應將蠹國害民之家產抵用利濟民生之

塘工其言甚為有理潘尚智原係出身微賤行止不端

之人朕所素知因馬爾齊哈在朕前再三保薦稱其熟練河工事務是以姑容年餘及馬爾齊哈諸事敗露朕知其保薦潘尚智之必係虛詐留心訪察備知潘尚智劣蹟種種是以將伊革職查其家産乃伊革職之後仍不悛改舊惡復與慶元私行如鬼如蜮之事不法已極今李衛奏稱潘尚智原籍查出當鋪田房不過露出十之三四李衛必確有所見著交與李衛將潘尚智從前隱匿之項悉心查出以備海塘工程之用

又原任副都御史鄭任鑰奏明清查江南截留漕米

奉

上諭江南截留漕米原備地方不時之需必須實貯在倉方可濟用今據鄭任鑰查奏前來雖目今俱已買補足數然從前虧缺之弊顯然范時繹身為總督漫無覺察倉穀為民命所關若非朕差人清查各官畏懼星速買補只聽范時繹料理不知糶賑之時倉穀空虛將指何項應用徒開銷各官之虧空百姓安得實惠著范時繹

明白回奏

又漕運總督張大有因伊姪張景澍補授江川縣知

縣具本謝

恩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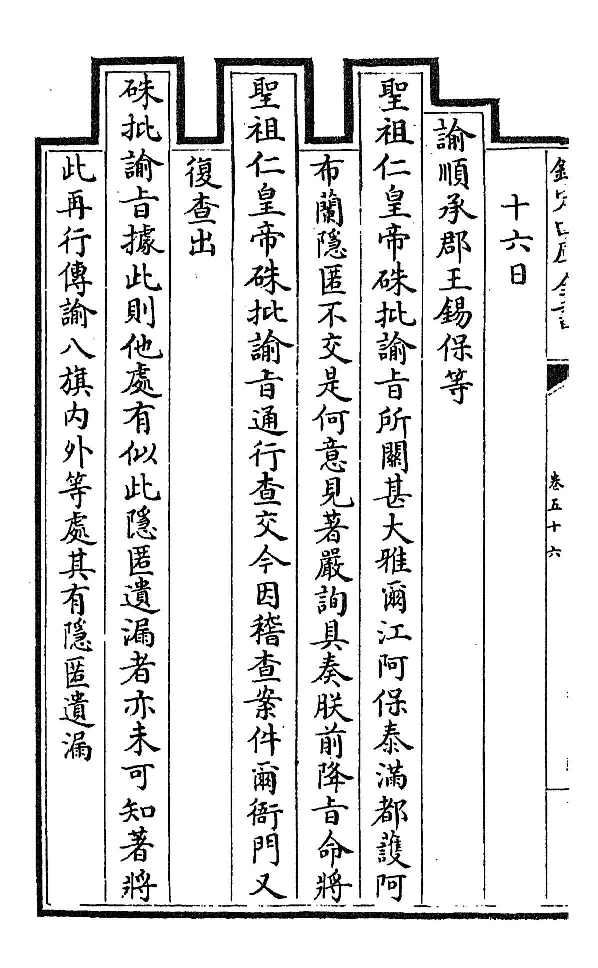
上諭朕之用人隨材器使悉秉至公未嘗因大臣子弟而

有所偏向之處乃大臣等常因兄弟子姪及同族之人

簡用陞遷具奏謝恩是將國家用人授官之公事而視

為感恩戴德之私情愚人無知或至妄生疑議且恐不

肖子弟自謂有所倚仗而生縱肆之心非所以教之也
朕方禁止天下之夤緣請託似此顧瞻子弟之意即開
夤緣請託之端况人品之賢否甚難保信在父子之間
尚有休戚相關之意自然遵其教訓其餘族黨之人每
多貌合而心離者何必為此虛文以互相牽累乎惟有
各人黽勉自盡其道之為善嗣後大臣等父子受恩者
准其奏謝若因叔姪兄弟族黨簡用陞遷奏謝者俱著
停止



十六日

諭順承郡王錫保等

聖祖仁皇帝硃批諭旨所關甚大雅爾江阿保泰滿都護阿布蘭隱匿不交是何意見著嚴詢具奏朕前降旨命將

聖祖仁皇帝硃批諭旨通行查交今因稽查案件爾衙門又復查出

硃批諭旨據此則他處有似此隱匿遺漏者亦未可知著將此再行傳諭八旗內外等處其有隱匿遺漏

聖祖仁皇帝硃批者若自行交出寛免其罪倘不行舉出經他處發覺定行重治其罪

十七日

諭營田水利官員等朕以畿輔之地水患未除水利未興宵旰焦勞修建大工欲登民生於安阜爾等官員皆情願効力經朕引見命往者自當仰體朕心朝夕黽勉方為稱職將來朕自加恩今聞在工人員多有因循怠忽不肯實心出力者揣爾等之意以為朕信任怡親王大

學士朱軾而爾等在怡親王朱軾蔭庇之下可以免於過愆遂躭逸偷安茍且塞責或有見從前議叙人員効力未久俱得邀恩遂各存僥倖之念而無誠實辦事之心此等意見愚昧已極朕只信任怡親王朱軾而怡親王朱軾所用之人朕豈皆深信而宥其過愆乎况怡親王朱軾公忠體國若爾等不肯盡力工程怡親王朱軾亦豈肯徇情而稍為容隱乎為此特行曉諭嗣後爾等可痛加悛改勉力急公倘仍前怠玩遲悞公事必從重

治罪若係已經議叙之員先勤而後怠其罪更不可逭

再怡親王朱軾不能親身到工凡督率在工人員稽察

勤惰分別優劣實係臤如蕙張爍之專責臤如蕙為人

柔善張爍涉於浮誇不能整飭甚負朕擢用委任之意

亦著改除舊習倘瞻顧情面苟且姑容朕嚴加議處之

時悔之不及矣

十八日奉

上諭昨山西奸惡生員李恒榮因田土細事誣告其親戚

田帝育等係年羮堯之黨欲為年羮堯報復已經山西巡撫德明審虛具奏其揭帖内有年公當日手握大權獨據西秦並無叛志之語此雖奸棍揑造之言而外間必有為此説者如前歲年羮堯調任浙江之後朕令各省督撫提鎮各抒已見議奏年羮堯之罪總兵王安國奏稱皇上既燭年羮堯之奸奪其權而調之内地在今日不過釜魚几肉耳正法亦可放廢亦可等語是王安國之意以為年羮堯在陜則可以有為是以朕特調任

以防閑之也王安國身為武職大員尚出此愚昧之語則此外微賤踈逺之人可知矣年羮堯在陜西時奏請進京陛見凡數十次其意蓋欲來京安慰朕心冀朕不疑則回至秦中徐圖不法之事及到京後朕察其言詞舉動奸偽畢露屢次面加切責使無容身之地但念其平定青海曾有功績望其悔罪改過以保全之故令仍回陜西總督之任乃伊回陜後奏對愈加放肆並無改悔之意故將伊調任浙江尚是始終保全之心也及伊

到浙仍復怙惡不悛是以遣人拘執來京聲明其罪置之於法當年羮堯在京陛見之時頗有人言不宜令其回陝者及伊起程時回陝後朕皆屢降嚴旨切責亦有人言宜留意防閑不可過於嚴厲者此等無識之言朕俱笑而鄙之蓋朕洞觀遠近之情形深悉年羮堯之伎倆而知其無能為也年羮堯平日之貪婪暴虐狂悖乖張近而陝西四川山西河南遠而雲南貴州內而官弁兵民外而邊藩蒙古無不疾首痛心銜恨刻骨伊若有

一毫妄動之處不必更煩内地之兵只用鄂爾多斯等沿邊一帶蒙古之兵便擒之而歸矣徒受叛逆之名立成虀粉年羮堯奸猾性成豈見不及此乎朕深知其無能不肯輕舉故令復回總督之任旋授將軍之職此皆掌握兵權之官也若恐其妄動難以鉗制則在京之時不肯縱之遠去矣王安國釜魚几肉之説不亦昬憒之甚乎即如從浙江拘執而來明目張膽並非設法誘致之也蓋年羮堯之不叛非不為也實有所不能也朕之

不隄防年羹堯非不為也實有所不必也朕揣外間妄生議論之人大約有二種一種卑鄙庸愚者為年羹堯勢力所恐嚇遂謂其可以有為而到底不失臣節似覺可原又一種平日與年羹堯相好受其私惠者則以伊未嘗顯然背國借此一節為此解免以掩其不臣之罪所謂欲蓋彌彰者也廷臣議年羹堯之罪九十二條其中應服極刑者數欵朕免其殊死令其自裁且寛宥其父兄子弟合家之罪後又將伊子發遣遠方者降旨赦

回此朕莫大之恩若果係年羹堯素日友善之人愈當中心感激何得造為負恩之言為之强辯以亂是非而惑人之耳目乎即如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允禩等共為死黨包藏禍心交結鑽營妄希非分致煩

皇考聖心鬱怒憔悴成疾降

旨切責忿激之語令為臣子者不忍聽聞此舉朝所共知者及朕即位以來望其改過宥其前愆反復開導無所不至而伊等覬覦之念仍萌奸惡之行不改擾亂國政蠱

惑人心種種不法阿其那竟至敢於大廷廣衆之前詛呪國家及於朕躬顯為悖逆塞思黑於

皇考龍馭上升之日突至朕前箕踞傲慢中懷叵測後來發往西寧仍復寄書允禵有機會已失悔之無及之語阿其那塞思黑二人之惡不可枚舉實逆黨之渠魁也二人一日不除則逆黨一日不散國家一日不安是以無奈將伊二人拘禁比時諸王大臣奏請即行正法而朕未即俞允者乃一時小不忍意畧遲回耳不意二人遂

服冥誅然朕為
宗廟
社稷計若二人不死將來未必不將伊明正典刑以彰國憲
蓋朕受
皇考付託之重不得顧小節而忘大義亦不得顧一身之毀
譽而忘國家之安危朕只論阿其那塞思黑有必可誅
之罪有必當誅之理而斷不避誅阿其那塞思黑之名
也諸臣試思此二人者寬以容之不可嚴以待之不可

放縱之不可禁錮之亦不可果如何措置而後可以除
國家之大患乎至於允祹貪鄙昏庸允禵糊塗躁急生
平受阿其那塞思黑之籠絡遂不惜身命聽其指揮論
二人之罪較之首惡實有差别況人皆庸碌無能者即
目前允祹在拘禁之地尚敢詛咒朕躬為鎮魘之術昨
朕既詢問確實亦惟笑而置之耳試問人臣犯此等之
罪而朕不究問何也祇以允祹伎倆不過止此不能為
國家之害則隨便處置無不可也因李恒榮此案朕明

晰曉諭令內外咸知朕之苦衷也

十九日奉

上諭昨鄂爾泰楊名時以黃河澄清具本慶賀並謝加級之恩二人本章皆不合定式經通政使題叅朕於鄂爾泰則免其察議於楊名時則交部議處兩人同一錯悞其本章又同日進呈而朕之降旨各異外間之人必私相擬議以為有所偏向也不知朕之待人悉本至公而觀人必於其素不以一事之偶差而掩其衆善亦不以

一端之偶善而蓋其衆愆或為有心之過或為無心之失朕無不悉心體之或過小而情不可恕或過大而情有可原或同一錯悞而在彼則不可恕在此則有可原朕皆竭盡心力加詳察焉總之物來順應視乎其人之自取朕總不立成見於中故以為無定而實有定以為有定而又無定所為因物付物以至公之心行至當之理而已鄂爾泰公忠體國其辦理之事陳奏之言悉本至誠愷切之心以為事君之道此等純臣求之史册亦

不多覯故其本章錯悮之小節朕不但不忍加以處分并不忍發與部議至於楊名時巧詐沽譽朋比欺蒙從不實心辦事毫無親君愛國之心與鄂爾泰相去霄壤今若因恕鄂爾泰之事而并寛楊名時之過則賞罰不當於朕公平待下之道轉失之矣恐庸人不知朕心妄生疑議故特曉諭知之若内外諸臣欲邀朕之恩避朕之罰總在平時自為而已如果公忠體國之臣即使朕或不明賞罰倒置

上蒼昭昭在上亦必鑒照不爽也自省之道期共勉之

又王大臣等議奏蘇努之子烏爾陳等與阿其那等結黨亂政復私入西洋邪教請將烏爾陳等凌遲處死奉

上諭烏爾陳蘇爾金庫爾陳等不遵滿洲之正道崇奉西洋之教朕令伊等悛改屢次遣王大臣等降旨分晰開導詢問乃伊等固執已見堅稱不願悛改如此昏庸無知與禽獸奚別其心固已先死何必加以誅戮烏爾陳

等非鄂倫岱阿爾松阿阿其那塞思黑等力能摇動政事斷不可姑容於世者可比此等人正法與否並無關係今王大臣等因蘇努父子從前所行大逆不道請將烏爾陳等即行正法所奏雖是但朕從前已將伊等之罪暫行寛宥今復將伊等正法西洋人不知其故必以為伊等因入西洋之教被戮轉使伊等名聞於西洋著將烏爾陳等交與步軍統領阿齊圖擇一地方牢固鎖禁俾得用力窮究西洋道理伊等如知西洋敬天之教

自然在朕前奏請改過也

二十日奉

上諭自雍正三年四年以來外省將軍督撫提鎮等共有十數處奏請於該地方添設子母礮位經議政王大臣及兵部議准添設朕已允行昨閱看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四年實録內載山西總兵官金國正疏稱臣標下向無子母礮令願捐造二十二位分給各營操演

上諭大學士等曰子毋礮係八旗火器各省槩造斷乎不可
前師懿德馬見伯曽經奏請朕俱不許此乃
皇考當日所降諭旨必另有
聖意朕因不知當日曾有此
旨故因外臣之請廷臣之議遂爾准行其議政王大臣中新
任事者自不知從前之例其年久者或因日遠遺忘或
知有舊事而不肯直言均未可定今既已錯誤應如何
辦理之處著議政王大臣定議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方冬魁乃旗下閑散人而居鄉者必係懶惰無用之人理宜安分居家今因飲酒沉醉見張四不曾讓坐遂恃强詈罵扭打以致張四情急刀戳殞命向來居鄉旗人倚恃强力欺陵民人者甚多即方冬魁之事可見著將張四免其死罪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從輕發落以為旗人不論道理恃强淩弱欺壓民人者之戒著通行曉諭八旗及各處屯莊居住之旗人咸使聞知

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有犯法之書辦柏煥章傅元臣因情獘敗露逃匿無踪今步軍統領阿齊圖差人密捕於山東金鄉縣典史署中拏獲傅元臣續據山東巡撫塞楞額報稱於文登縣典史署中拏獲柏煥章向來犯罪之人敢於潛逃者因有藏匿之處也而藏匿之人得以容留匪類者因地方官稽查不力之故也今觀藏匿柏煥章傅元臣者俱係山東典史彼身為職官尚敢藐視王章窩藏重犯

則奸民之朋比為非者又可知矣總因地方官員怠忽因循奉行不力是以逃匿之犯容留之家易於漏網國法廢弛而犯法者愈衆深可痛恨即如本犯所應得之罪未必即至於死何必僥倖免脱以干重典今既負固逃匿是犯法之外又增罪戾必當加重嚴懲以儆無良嗣後若有負罪潛逃者應照原犯之條加一等治罪照加入於死律仍加至立斬而止現任職官有緝捕之責而敢於藏匿犯人大干法紀有乖國體亦應照本犯所

得原罪同科其有自行出首者悉從寛免此例新定之後著該督撫遍行曉諭所屬州縣限兩月内地方官悉心稽查詳報准窩藏之家自行出首免其坐罪如仍蹈前轍不行出首一經發覺即照新定之例治罪如此則不法之風可息矣其如何定例之處該部詳悉確議具奏阿齊圖委員拏獲傅元臣等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差委之員亦著議敘具奏

又楚姚總兵官南天培奏請來京慶賀

聖壽奉

上諭南天培久歷行間諸事熟練操守亦好上年十二月
進京陛見伊身患病觀其精神昏憒頗覺老憊不甚明
白特令醫官調治及病愈赴任之時朕令傳與楊天縱
旨意不過數言亦錯悞不能記今覽奏請來京慶賀一
本伊到任僅數日雲南去京萬里即欲離其職守僕僕
道路有是理乎伊在京時朕切加面訓事君之道惟有
一誠今覽此奏總不能領受朕諭看來甚屬昏憒楚姚

蒙景總兵甚為緊要南天培平日老成謹慎但今已年高其尚能勝任與否著鄂爾泰據實陳奏若年老糊塗不能辦事即當令其引退

二十三日奉

上諭治天下之道在於用人今日刑部堂官塞爾圖等保舉筆帖式一人陞補主事朕問其在部辦事幾年則對曰在部三月又問其所以保舉之由則曰因伊坐臺十二年是以舉之朕令內外各衙門遴選人員者原期官

得其人人稱其職使吏治民生均收實效也況刑部為民命所關朕尤加意慎重惟恐用人不當使刑罰偶失其平干

天和而枉國法此意乃舉朝所共知者若大臣等能體朕意秉公去私則所舉之人各稱其職不但國家之事皆辦理得宜且衆人觀感鼓勵盡心職守而貽誤曠官之患與鑽營僥倖之弊俱可除矣今塞爾圖等以朝廷量能授職之典視為用情市恩之地此等事不過身受者一

人感激而已而欲有益於國家之事生衆人鼓勵之心豈可得乎朕嘗為吏治延攬人才而諸臣之薦人也或稱其文學優長或稱其居家孝友夫優於文學者僅可以膺翰墨之司而居家孝友者國家自有旌揚之典倘因其所長而用其所短不幾因其所短而並累其所長乎天下之人無不誦法孔子試思孔子為政三月而魯大治則孔子豈無實政及於民生哉朕治天下用賞用罰悉秉至公夫賞所當賞則在朕並非加恩而受之者

亦不必存私感之念罰所當罰則在朕並非用威而受之者亦不當懷怨望之心凡受恩而生感者即受罰而生怨者也施恩而喜人之感激者即用罰而懼人之怨望者也然則喜人感激則將日日施恩而懼人怨望則將置法度於不用乎孔子為政之初尚有麛裘之謗愛憎之口何足為憑在大聖人且不免况其他乎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然則天下之大不能無不善之人即不能無怨望之人得不善者之惡

豈不愈足以彰吾之善見吾用法之公乎且古人云任勞任怨則不但不避人之怨且以一身直任之而不推諉於他人夫以朕之才智而又居至尊之位若潤色粉飾使天下人人感頌乃至易之事然虛假以沽名優柔以貽患朕不肯為亦不忍為也夫父母之於子未有養而不教者亦未有不教而可謂之愛其子者朕視天下臣民皆吾赤子安忍有苟且姑容之意而不教之以正乎塞爾圖等身為大臣乃庶官之表率今存卑鄙狹小

之見既欲市賣私恩則必迴避嫌怨似此市恩避怨之念全是私心即作威作福之所由來也此風斷不可長是以特行宣諭令內外臣工咸以為戒

二十六日

諭河道總督齊蘇勒兩江總督范時繹江蘇巡撫陳時夏欽差督理江蘇水利李淑德陳世倌朕軫念民依以蘇松地勢稍下特遣大臣會同督撫開濬水道為久遠之計太湖之水歸海者經劉河白茆河居多必徑直深廣

令水暢出方能一勞永逸圖誌所載二河形勢數十里一徑直趨入海無少曲折因年歲久遠海口為潮沙壅塞悉成平陸太倉常熟之紳衿土豪霸佔耕種然報科者十無二三私獲重利於已今既開濬疏通務必盡去新漲地畝以復故道方是閒肯公懷私害衆利已之徒有不願者串買地棍投遞公呈或請別開支河或請另開新道其言紛紛不一陳世倌乃但知潔已而不奉公之人李淑德亦旗下武員識見淺鄙倘以似是之言或

惑於聽聞或希圖徼利或稍徇情面或依違遷避使積水不能暢出數年後仍漸致壅塞則汝等罪不可逭矣該督撫欽差等當竭力秉公詳勘務為一勞永逸之策倘紳衿惡棍生事阻撓爾等指名題參嚴懲數人則不公不法之刁風自息矣爾等若少有欺隱茍且塞責了事異日代人領過之時莫怨朕未明白曉諭也

又吏部奏磁陽縣知縣惠克廣怠玩盜案照例革職

奉

上諭歷來州縣各官將盜案絕不經意每致大案久懸惠克廣既不關提人犯又不申覆該上司將吏治視同膜外情罪甚屬可惡著革職即於該縣監禁俟此案盜賊拏獲之後再行釋放以為州縣官不實力任事者之戒又工部等衙門議處河工効力知縣石鈺擅離工所奉

上諭河工關係緊要石鈺不令親屬保固輒敢擅離工所玩忽殊甚著將石鈺立刻調回以此番到工之日為始

再令保固三年以為玩忽職守不急公者之戒從前陳世倌曾以石鈺回籍伊令親屬在工保固咨明該部今並無一人在工殊屬朦混著交與塞楞額查明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從前因炎熱中暑每至盛暑之時心中稍覺畏怯今年夏至為祀

地方澤太常寺具奏朕見天氣尚涼是以降旨親詣行禮日來天氣甚覺炎暑若勉强前往轉為不誠朕一舉一動

皆本於實心並無一毫矯飾何況祭祀大典此次停止
親詣行禮著康親王崇安恭代

又奉

上諭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近聞江南省中徽州府則有伴儅寧國府則有世僕本地呼為細民其籍業下賤幾與樂戶惰民相同又其甚者譬如二姓丁戶

村莊相等而此姓乃係彼姓伴儅世僕彼姓凡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執役有如奴隸稍有不合人人皆得加以箠楚追究其僕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實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此朕得諸傳聞者若果有此等之人應予開豁為良俾得奮興向上免至汚賤終身且及於後裔著該撫查明定議具奏

二十九日

諭八旗大臣内務府總管直隸州縣緝拏逃盜每每踪跡

察訪至內府莊頭之家而莊頭等護庇不令捕役進家搜捕以致直隸逃人盜案不能絶踪此皆由內府莊頭藏匿之故再八旗在屯居住人等多係不思上進怠惰浮薄之輩在屯閒居不守法度竟有窩藏逃盜欺陵百姓好事妄為者此等內府莊頭並在屯與民人雜處之旗人若不嚴加約束必至妄生事端八旗都統內務府總管等行文直隸總督及廵察御史嗣後內府莊頭及鄉居旗人家中有窩藏逃盜者地方官差役搜捕有抗

拒者即將窩家一併拏究再或有不守本分酗酒生事妄為者該地方官即行詳報總督若係旗人由總督移咨該旗係内府莊頭移咨内務府該旗及内務府將應行辦理者即行辦理應行拏送者即行拏送其總督移咨事件每月彙題一次以備朕之詢問其移咨爾等事件若有遲延以致違悞者將爾等治罪若地方官徇隱不行詳報總督或已詳報總督而總督不行移咨各該管處者被巡察御史查出題參將不行詳報之州縣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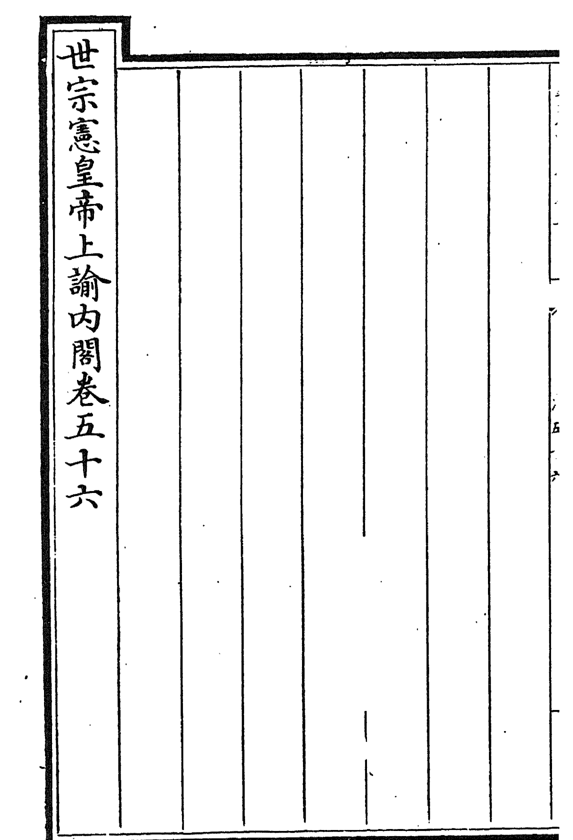
不行移咨之總督一併嚴加議處巡察御史徇隱不行查叅或別案發覺或經朕訪聞務必重治其罪如此立法則內府莊頭及居鄉旗人各知警戒畏法守分而直隸地方窩藏逃盜之㢢可清於鄉居旗人百姓亦大有裨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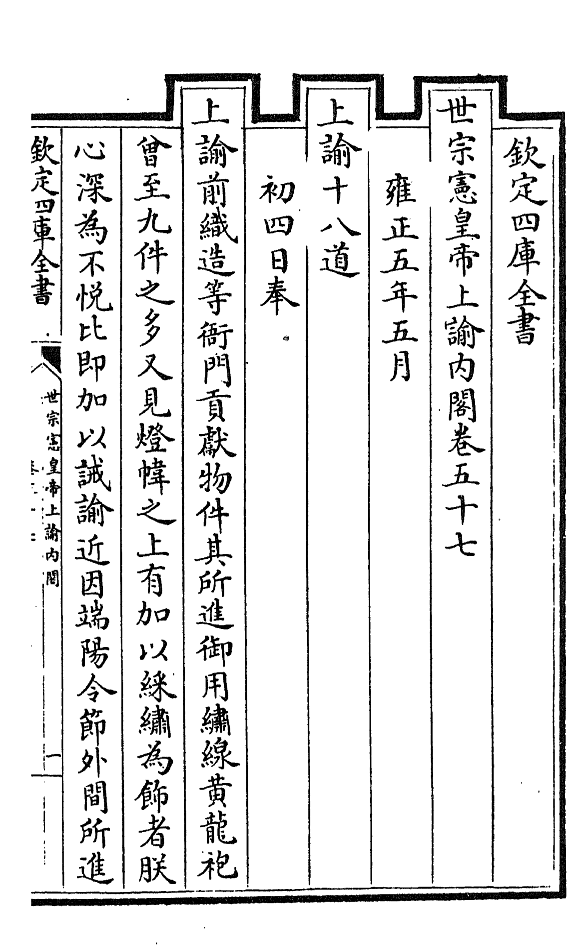
又宣化總兵官李如柏奏兵丁改用器械事宜奉

上諭覽李如柏所奏調換軍器事宜是從行伍利用起見該部議奏大凡各處營伍所習武藝所用器械操演隊

伍向來原無一定之制是以武弁到任往往以已所好尚及素所熟習者操演所屬兵丁間或學習未久而接任官員又另有意見將從前所習者更改調換是兵丁之技藝每視該上司之去留以為轉移非訓練專精之道也凡事久則熟熟則生巧宜令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因地所宜酌定規制永遠遵奉除騎射最為緊要天下通行學習外其餘各種演習著該上司會同通省大員悉心斟酌應如何操練用何軍器詳悉定議奏聞令各

營永遠遵行接任官員不得擅自更改倘將來有應行變通之處著具題請旨如此則兵丁各精其業且使一省之中彼此畫一將來或有調遣會集之處正可相資為用於訓練營伍大有裨益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五十七

雍正五年五月

上諭十八道

初四日奉

上諭前織造等衙門貢獻物件其所進御用繡線黄龍袍曾至九件之多又見燈幃之上有加以絨繡為飾者朕心深為不悦比即加以誡諭近因端陽令節外間所進

香囊宮扇等件中有裝飾華麗雕刻精工者此皆費於無益之地開風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惡而不取也向來外省諸臣凡有進獻方物朕留於宮中服用者所需實係不多每隨便頒賜諸王內外大臣等所以推廣恩澤也如黄龍繡緞之類既不可以頒賜諸王大臣不過收貯於宮中耳其餘華燦之物在朕用之心中尚覺不安若賜諸王大臣在伊等亦覺非分豈非費於無益之地乎況朕素性實不喜華靡一切器具惟以雅潔適用為

貴此朕撙節愛惜之心本出自然並非勉强數十年如一日者凡外臣進獻惟應量加工價少異於市肆之物即可見諸臣恭敬之忱何必過於工巧而後見其誠悃乎工匠製造之情喜新好異無所底止見一美麗之式樣初則競相慕傚後必出奇鬬勝以相誇此雕文纂組之風古人所以斥為奇衺豈可導使為之而不防其漸乎蓋治天下之道莫要於厚風俗而厚風俗之道必當崇儉而去奢若諸臣進獻之物以奢為尚又何以訓民

閭之儉約乎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今若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尚華巧必將多用工匠以為之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於古人也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羣趨而為工羣趨為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小民舍輕利而

趨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苟為官者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有所難行惟在平日留心時刻為之勸導使小民知本業之為貴又復訓飭閭閻崇尚樸實工作之間不為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為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為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至如士人所業在乎讀書明理以為世用故居四民之首然父兄之教子弟亦當觀其才質如何若果頴悟恂謹可望有成則當使之就學而為士若愚濁中下

之資讀書難通即當早令改業歸農使之盡力於南畝以為仰事俯育之資誠恐讀書不成而又麤識數字曠廢閒遊必致非分妄為越禮犯法是浮慕讀書之名而不得其道其傷農而害本者為尤甚亦不可不知戒也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儉一端關係民生風俗者至大故欲中外臣民黜奢賤末專力於本人人自厚其生自正其德則天下共享太平之樂矣昔人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不知奢者取用少而費力多儉者取

用多而費力少則由奢入儉乃人人行之甚便者不可謂難也朕自身體力行為天下先諸王內外大臣文武官弁與鄉紳富戶當深體朕心欽遵朕諭期共勉之勿視為具文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等奏報黃河驟漲邳睢等處堤工俱各保固平穩奉

上諭據奏黃河驟漲邳睢等處堤工危險加意防護幸遇連日風浪不作大溜仍然中行令水勢已消緊要工程

俱各保固平穩等語朕覽此奏甚為憂心向聞黄河堤岸高者丈餘低者亦有七尺今水漲不過六尺而齊蘇勒遂稱兩邊堤岸僅出水面數寸朕思目今如此倘伏秋水勢或高至八九尺丈餘何以處之因將此詢問孔毓珣據孔毓珣奏稱此處因往年朱家海口潰決河身淤有淤墊尚未刷深目今堤工加幫未完是以堤岸較他處低矮等語著齊蘇勒督率河員預先速為料理脩築高厚以防伏秋水汛再據齊蘇勒奏稱各工預備物

料盡皆用完等語著星速採買備用毋得疎忽愼之敬之

初五日奉

上諭朕覽治河方畧見原任河道總督靳輔昔年修理河工勞績茂著欲加恩澤以獎勳庸據該部查奏靳輔於康熙四十六年已蒙

聖祖仁皇帝特恩加贈宮保給與世職今著追加工部尚書銜致祭一次以示朕篤念前勞之至意

初六日署廣東廵撫常賚題叅澄海縣知縣劉德基花縣知縣朱紹濂等重耗加徵勒索婪贓請革職究審奉

上諭劉德基朱紹濂劉應春蘇珽張鈞著俱革職其貪贓各欵情由及本内有名人犯該督一併嚴審究擬具奏劉德基係朕揀選命往廣東以要緊州縣題補之員今到任三月遂犯貪婪劣蹟常賚據實叅劾不少瞻顧甚屬可嘉大凡朕所揀選命往人員本不深知其居心行

事不過於引見之時見其狀貌應對似尚明白遂爾用之為督撫者只當據理秉公不必因揀選命往存成見於胸中則是非允當賞罰公平屬員各知勉勵而吏治可以澄清矣若因揀選特用遂存瞻顧之念則識見愚昧全不知朕心者也劉德基既經加恩特用若果黽勉上進將來之遷擢未可限量今伊自暴自棄若此是受恩而不知感也且朕屢頒諭旨若係特用之員居官不好必重治其罪今劉德基輒敢恣意貪婪違悖功令是

甘犯重法而不知懼也似此劣員正當懲一儆百故特

批示令大小臣工知之并令朕所揀選特用之人員知

所儆戒常賚著該部議敘具奏

初九日

諭內閣九卿等孫蘭茁被屬員揭告贓款種種理應靜候

欽差大臣審斷乃於查嗣庭處投遞寃單求其照拂若

果實有屈抑情尚可恕今經邁柱審明所有贓款一一

確實是孫蘭茁身犯重罪不自悔懼而猶欲夤緣請託

巧於脫卸且伊在任時屢屢朦蔽裴律度具摺奏稱伊居官之善並實心出力之處朕早已洞燭其姦所批裴律度奏摺現在令特宣示爾等彼雖狡詐百出豈能逃朕之鑒察乎孫蘭苾身為道員不能潔己奉公既犯贓私又復肆行欺罔甚屬可惡著改為應斬監候其所應追銀十三萬兩有奇著限三年完納倘逾限不完定行正法爾等將此曉諭孫蘭苾知之

又宗人府奏公滿都護隱匿

聖祖仁皇帝硃批諭旨不遵
旨呈繳應革去公爵奉
上諭滿都護係朕親叔恭親王之子是以朕即位時任以要職伊自委用之後雖無貪婪劣蹟總不肯實心為國家出力惟戀戀於阿其那蘇努保泰等黨與甘為伊等犬馬不孝不忠詭詐姦險伊弟海山人甚狂悖生事不端衆所共知海山之子倫木布
聖祖仁皇帝望其成人令隨乾清門御前侍衛處行走

恩意深渥及
皇考升遐伊竟無滴淚朕見其如此忘恩實為痛恨且其人亦庸愚無知故令於伊父海山處拘禁滿都護之弟對青額庸劣無恥在侍衛班中飲酒沉醉竟在中和殿堦上溲溺滿都護查出隱匿不叅及朕聞知止於革退亦未將伊究治也海山任貝勒時滿都護任他陵辱隱忍不露而暗將海山謀陷中傷糾伊黨與極力排擠其姦詐處朕知之最悉雖時加訓誨而伊並不感恩毫無改

悔不思効力國家轉存不忠不孝之心而於其黨與阿其那蘇努保泰等則甘心出其胯下視朕有如讐敵伊大罪甚多不勝枚舉因伊尚無子嗣而彼之兄弟子姪中又無可以襲封之人是以朕俱寛免今此未交
硃批之事以伊身所犯之罪較論之此猶其小者耳若將滿都護革去公爵則恭親王子孫中無可承襲之人勢必斷絶若果有可襲之人朕早已將伊革去另封一人矣滿都護雖不念其父朕豈不念朕叔父乎著從寛免革

公爵侯伊改悔

初十日奉

上諭從來兇悍之人偷竊姦宄怙惡不悛以致伯叔兄弟等重受其累其本人所犯之罪在國法雖未至於死而其尊長族人剪除兇惡訓誡子弟治以家法至於身死亦是懲惡防患之道使不法之子弟知所儆懼悛改情非得已不當按律擬以抵償如朱倫三因伊弟朱寧三屢次犯竊累伊鬻男變產代賠贓銀又復偷牛被獲故

將朱寧三致死朱三傑並未與謀著將朱倫三朱三傑徒流等罪俱從寬免又福建德化縣民蔣葮因伊緦麻服叔祖蔣延榮素行不端為族衆逐出蔣葮路遇面揭其短蔣延榮欲毆蔣葮葮急走仆地蔣延榮趕及跌壓蔣葮身上蔣葮情急以手格傷蔣延榮咽喉越二日殞命此亦當與不法之人為本族毆打致死者同論此案著九卿另議具奏嗣後凡遇兇惡不法之人經官懲治怙惡不悛為合族之所共惡者准族人鳴之於官或將

伊流徙遠方以除宗族之害或以家法處治至於身死
免其抵罪著九卿詳悉定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閩省核減篷索銀兩係滿保袒護屬員有意市恩妄
請分年扣除遂致貽累接任之員夫接任承辦果有羸
餘亦當入於節省項內若僅足供用又豈能更為前任
官員賠補大臣辦事務在公平倘宜寬者有意從嚴宜
嚴者有意從寬即是作威作福之漸此案銀兩除已扣

外其未扣者著落滿保名下追賠以示儆戒嗣後督撫大臣有似此袒護不公之事俱照此例議奏

十五日奉

上諭雍正三年山東巡撫陳世倌奏稱東省環山濵海曠土甚多昇平日久漸次開墾雖題報陞科然不無墾多報少隱漏侵漁情弊惟求宥其已往徵其將來勒限一年通省官民令其自行出首於雍正四年入額徵解倘逾限不首者民則從重治罪官則立即叅處等語經部

議覆准行在案今據廵撫塞楞額奏稱東省歷城等六十二州縣衛所於雍正四年首報地共一千七百四十餘頃其應徵錢糧俟雍正五年一同入額徵解等語觀山東一省如此則各省向來之地畝隱匿未報者可知矣夫開墾地畝本應隨墾隨報隱匿之罪定例甚嚴秖以法久弊生遂致墾多報少或為民間隱漏或為官吏侵漁積習相沿至於年久而姦民猾吏恐一經首報勢必追究從前侵隱之處因而多方回護百計掩藏於隱

糧漏科之外又添欺罔之重罪此等之人雖暗中獲利
倖免錢糧然到底干犯國法難免旁人之訛詐欺陵豈
能安然坐享愚昧無知之徒往往如此深可憫惻今朕
特沛寛大之恩准各省官民自行出首將從前侵隱之
罪悉從寛免其未納之錢糧亦不復究問定限一年令
其首報統於雍正七年入額徵解倘逾限不首復行查
出在官在民定行從重治罪著各該督撫轉飭地方官
通行曉諭開導鄉愚在國法無耕田而不納賦之條在

天道亦無背公而能獲福之理當感朕寛大之典急公
嚮善共為良民以受國恩以免罪譴思之思之

又奉

上諭總兵周開捷之父周文傑任廣東電白縣知縣居官
聲名頗好因請告休朕降旨調來引見意欲另用今周
開捷奏稱伊父年已六十有二血氣向衰力不從心求
請恩准告休俾得迎養情詞懇切周文傑著加知府銜
准其休致再周開捷來京陛見時面懇賜給伊父母總

兵官職銜誥命著照所請給予以示朕推恩錫類之至意

十七日奉

上諭據倉場侍郎托時等奏稱蘇松常杭嘉湖六府糧米潮濕霉變有五成六成七成八成不等若一槩駁回則重船回次遲滯若勒令在通賠償則北地稻米稀少不敷買補請將五成六成七成之米俟糧務告竣之後發賣將價銀發與總漕嚴追買補分年搭解其八成之米

於開放甲米時支放等語朕思八成七成之米俱可供食著將此二項米石開放甲米向例甲米應將老米粟米稄子米三色搭放今朕加恩全放老米雖成色稍次然較之粟米稄子米猶為有益其放米日期先期一月於六月內放起限兩個月從容放完至於六成五成之米難以支放應如所奏盡數出糶將所得價值交總漕轉發原兑各州縣照折淨之數採買好米分年帶運完項但俟漕務告竣方行出糶不免又有霉爛之患著倉

場侍郎即委誠實人員同各該運弁旗丁親看發賣即將所得價值發與該督撫糧道等採買好米帶運完項其鈌少米石應如何照例賠補或著落各該上司官員賠補之處該督撫妥議詳報該部議奏

二十四日刑部等衙門議奏彭瑞仁等興販私鹽拒捕殺人應令該撫毛文銓查拏夥黨奉

上諭此事部駁甚是毛文銓前任貴州巡撫時朕聞其全不實心任事降旨調回時因福建巡撫員缺尚未得人

朕見毛文銓奏對明白且歷外任已久因諄切教誨開導冀其感恩悛改前非伊亦感悔流涕是以授為福建廵撫詎意下愚不移到任之後一味沽取虛名求悅屬員一切刑名錢穀事件全不實心辦理以致地方姦徒横行官吏恣意作獘倉庫亦多虛懸毛文銓每次陳奏地方事務俱屬虛誑恃其姦猾支吾惟知密摺叅劾武員袒護屬吏朕燭照其姦屢加訓飭即如一摺奏稱姦民聚衆搶奪直至轅門喧嚷已將為首數人枷號結案

若不如此非威不畏等語朕批示云何怯懦至於此極但不知米價可從減糶否此等越格不法之事而乃輕輕結案此風一長恐此等事接踵而至矣猶奏稱非威不畏甚屬無恥可笑之至不知從前督撫可有跪求完事者乎又一摺奏稱秋成之後米價必不能平必須動發庫銀採買若至無可如何之後必不能保其不滋事端等語朕批示云此等光景不預先奏明今已六月方奏云無可如何之後必不能保其不滋事端是何言歟

況閩省存留新收米穀有三十五萬餘石各府倉穀有
一百四十二萬餘石總不見提起如何動用只講動發
庫銀於鄰省各處採買想倉儲皆虧空無存矣爾所司
何事爾之身家性命事小朕之百姓食用緊要朕用汝
大錯了此諭俟高其倬到時與看又一摺奏稱景考祥
未悉鹽政情形等語朕批示云此事爾所奏不公不實
又一摺奏稱周鍾瑄為禪濟布搆陷等語朕批示云此
事朕實難預定俟審明方知是非也又一摺奏稱滿保

黄國材居官操守不好臣一身孤立獨蒙聖主洪恩方得至此滿保黄國材各有骨肉之親在朝若知臣如此據實奏聞必然怨恨終身等語朕批示云可笑之極滿保黄國材之為人豈待爾奏不必存此小見畏人莫如畏天若秉公行事而遭小人怨恨之手則無天理矣莫忘朕之面諭不要差了陛見時念頭勉之伊在朕前如此密奏究亦無一字實據伊乃黄國材等接任之員乃内則求朕不必宣露示其不欺外又令二家感其周旋

之德姦巧可惡一至於此又一摺奏稱部撥京餉三十一萬兩零仰懇聖慈免解等語朕批云此事朕不深悉怡親王公正無私爾果合理應將情由咨部令便奏朕朕亦發交部議怡親王若是徇私之人又當一論觀汝如此屢奏急廹之景必報部存庫之項不足希圖遮掩汝若果有此等當認罪檢舉若以朕所不悉之事朦混陳奏希冀降旨無有是理此等偏袒朕不為也怡親王朕所深信爾等實未可信也王再不肯將不應撥之項

提撥汝但據實報部王自有料理若設巧欺隱莫萌此念毛文銓如此類朦混具奏經朕嚴批切諭之處甚多乃毛文銓置若罔聞怙過不悛一任屬員因循作弊全無覺察地方要緊事務並不據實陳奏今又以私梟拒捕殺人之案稱爲零星小販並不究訊夥黨查叅失察各官似此曲法縱姦大負朕委任之意有玷封疆重任甚屬可惡毛文銓著解將軍任留閩將此案務須據實審明定擬具奏朕批諭數摺著九卿看再福州府知府

胡承謀把持通省府州縣之事通同作弊欺隱上司毛文銓一味聽其指使如胡承謀此等黨庇欺隱之人甚屬可惡著革職即速來京朕另有審問處常賚到任著將通省錢糧倉穀一一詳悉察明將毛文銓一切欺隱朦混之弊據實奏聞若亦瞻顧徇情如直隸江西之例朕另委大臣察出時莫怨朕未預行詳諭也

二十五日奉

上諭從前内務府放出為民之太監並諸王貝勒等門下

放出為民之太監潛住京師者不少此輩多係年老有病平昔怠惰不守本分之人既經放出除効力年久本管本主保留外不許仍留京師居住屢降諭旨甚是明晰今觀弘昇家放出之太監任禮並未發回原籍尚留在京生事可見向來全不查拏虛應故事且在京必有容留之家著交與內務府步軍統領衙門五城似此放出為民之太監除有保留外在京潛住者著嚴緝發回原籍嗣後仍然違旨者一經發覺將容留之人從重治

罪内務府總管步軍統領廵視五城之御史一併交部議處如保留京師為民之太監有生事犯法者將保留之人亦著議處著通行曉諭内務府八旗

又

諭直省司道府等官朕惟治道之要莫大於用人督撫經理地方必任用司道府官猶朕統御天下必任用在廷諸大臣如廷臣不能實心任事竭力以輔朕則庶務之繁朕豈能以一人獨理如司道府不能實心任事竭力

以助督撫則屬員之賢否民間之利獘督撫豈能徧悉而周知用人之關於治道誠至重矣第人之才具不同心術各異用之有甚難者彼司道府等官有一種姦巧之人專務沽取虛名毫無補於地方之實政其心唯知自為而已督撫有所委託稍涉繁難謂非分內所應辦之事即逡巡退縮似此懷姦詭避而反沽不阿諛上司之名殊不知督撫所辦之事即國家之事何一可置分外耶此人之不能為督撫用者也有一種好事之人不

安本分督撫寄之以耳目委之以腹心則招揺生事惟所欲為如遇無能之督撫則事無大小任其簸弄督撫為所把持而不能自主如遇有為之督撫則巧窺意旨百計投合陽飾其廉謹勤幹之容陰行其詐偽營私之計督撫不覺入其彀中一任逞其私智此又督撫之用非其人者也顧為督撫者勢不能不於所屬之司道府寄耳目委腹心必將遴選其能任事者而委任焉人見其於稠人之中專任一二人則議論風生或指為鑽營

或斥爲奔競或目之爲上司之私人或疑其有所囑託而倖進甚至媒孽其短以爲怙勢作威攬權納賄必致損敗督撫之聲名此等皆屬私意非公恕之論也且其人既爲督撫所信任以身入乎局中自當大破情面不取悅於同官不徇庇乎下屬鋭意孤行無所顧惜其跡有類於攬權怙勢之所爲論者不察其實從而媒孽之抑何不恕之甚乎朕以爲人之行事所辨在公私是非之間而已即如武斷鄉曲之輩閭里所深惡也然使其

人若能督率鄉曲之中使之孝親敬長使之服田力穡使之急公奉上鄉人悚畏服從則大有補於風化也尚得謂其武斷乎又如攬權之臣朝宁所不容也若其人以一身任天下之重不避勞不避怨不為利疚不為威惕正色而立於朝者人君自當倚之為柱石重臣尚得謂其攬權乎雖有貴賤大小之別其理則一也向令此一二專任之司道府官果能秉公持正實心以辦地方之事必且有裨於國計有益於民生不特督撫資其贊

助朕亦且嘉賴焉尚何攬權怙勢之可言哉要之用人有專任一二人者亦事勢有所不得已焉耳設使各省司道府等官皆竭誠奉公殫其宣力分猷之實則督撫何樂而不多用也亦猶在廷諸大臣人人懷公忠體國之心則皆朕之股肱心膂朕求之而不可得者又何取乎一二人之專任哉但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彼為督撫者因屬員中不能盡得其人而用之乃不得已而以耳目腹心專付之於一二司道府等也或有擇之不精

用之不慎所託非人稍有所覺即當警省改悔不可袒護飾非則無過矣如福州知府胡承諜窺見巡撫毛文銓詐偽沽譽投其所好遂籠絡通省官員共相欺隱又能使毛文銓轉而欺朕此其姦惡狡猾較前各種劣員尤甚斷不可一日姑容者也朕實深悉直省督撫用人之委曲復洞鑒直省司道府各官種種情偽為此諄切曉諭俾各警惕猛省直省督撫務須仰體朕察吏之意將屬員時加體察勿為宵小欺蒙朕自有遠照斷不使

若輩少有迶情夫天下上智下愚之人無幾惟中材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者居多尚其敬聽朕訓憬然覺悟共勉為秉公持正實心辦事之人下不愧州縣之表率上以不負督撫任用者不負朝廷則吏治烝烝日上措天下於郅隆之治不亦美歟朕期汝等人人勉之

又吏部將保題不實之刑部尚書塞爾圖等照例議處具奏奉

上諭國家用人全在大臣秉公舉劾倘舉劾不公則無以

收得人之實效一涉私心即係作威作福之端所關甚大嗣後大臣舉劾人員有如此徇私不公之處定行從重治罪塞爾圖於此案姑從寬降三級留任勵廷儀高其佩海壽俱著降一級留任

二十七日

諭議政大臣安西新設重鎮其兵馬錢糧係按季赴蘭州支領但邊陲重地恐有一時需用之處朕意欲撥銀數萬兩交與安西總兵存貯以備安西兵馬之用哈密亦

著存貯數千金倘有需用之處准該鎮一面奏聞一面動用爾等會同定議具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隆科多結黨營私欺罔狡詐擅作威福放肆貪婪種種劣蹟全然敗露背國負恩之罪天下共知應爲人臣之所共憤即向日愚昧錯悞有私心黨附者亦當急速解散以免罪愆豈有愍不畏死之徒尚敢通同作弊而大臣官員等審理隆科多犯法之案尚不秉公據實輒

敢顛倒是非輕重任意朕執國法豈可容乎鑲藍旗護
軍七十八家下婦人王氏代伊小叔成兒首告菩薩保
收藏隆科多赤金六千五百兩審據菩薩保亦自認不
諱今已於菩薩保屋内起出赤金四千五百兩及銀三
萬餘兩無人不知為私藏隆科多應追入官之銀兩也
菩薩保黨附姦惡牢不可破目無國法罪不容誅而刑
部則議稱菩薩保身係職官本宜奉公守法乃與隆科
多交結往來希圖護庇及原任尚書佛格因伊懶惰欲

行參奏遂即賄賂隆科多轉託免參鑽營賄囑殊干法紀等語以此輕淡數語加之於菩薩保而其干犯重法之處全未提及有是理乎刑部又將成兒擬以絞罪王氏擬以杖罪凡律例所載家人不許首告家主者乃因事私恨或無故揑詐恐嚇舉發隱微之類至於結黨悖逆之徒人人得而誅之若不許家人出首則反叛之人皆得肆行無忌無事不可為矣今王氏所告事事皆實反將成兒擬絞王氏擬杖若如此則是諸大臣之意將

欲預留已身叛逆地步耶菩薩保藏銀之時成兒勸阻
實屬義僕可嘉之人而反觸其怒遂欲殺之以滅口是
菩薩保之忍心害理已極矣王氏既代成兒首告現在
二人自已出名並非匿名可比而刑部欲强坐成兒之
罪無律可引乃引投帖匿名之條曲定死罪與此事全
不相符天理國法安在是誠何心乎刑部又稱菩薩保
所藏銀一萬四千五百兩係伊祖倭黒遺留並非隆科
多寄放之物應將此銀抵補倭黒虧空其餘給還菩薩

保等語查倭黑任內有應追公項銀七千餘兩現在旗下催追多年焉有收藏萬餘金而不完公帑之理如果有此銀而抗公帑如許年其罪又當如何也明係菩薩保以狡供忍刑而轉獲萬餘金之重利尚何以為姦惡之戒乎且隆科多名下未完銀兩甚多而刑部故意將此項開脫是又何心乎且菩薩保收藏金銀之後面向隆科多說過隆科多令其轉生利息今金銀現在起出贓據分明萬無可辯昨旗下行文詢問隆科多隆科多

不行承認推為家人所為是隆科多於負罪之外愈加欺罔毫不愧悔畏懼也今刑部議覆本中並不將伊屢次欺罔之處敘入具奏佯為不知之狀尚不謂之袒護隆科多乎朋黨者國家之大患是以屢年以來諄諄訓誡宥其既往之愆予以自新之路意謂伊等苟有人心自然改惡悔過不肯自罹罪戾今菩薩保公然怙惡不悛干犯法紀伊曾為刑部司官今部中如此定議必有庇護菩薩保之人刑部堂司官於此等重犯大案敢於

黨惡徇私在朕前肆行欺罔若不徹底審明無以消朋黨而懲姦邪著順承郡王大學士馬齊富寧安公馬爾賽都御史查郎阿侍郎岳爾岱永壽衆佛保等將刑部堂司官如何徇情作弊之處嚴加審訊務將實情一一究出倘稍有含糊不明之處朕必親加審問

二十九日議政大臣議奏安西新設鎮兵酌撥銀四萬兩存貯備用奉

上諭著於備用銀四萬兩之外再撥銀二萬兩交與該鎮

存貯以備兵丁平時通融之用不必具奏仍於發餉時

照數扣除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五十七